

一 周 間

里別進斯基著

戴望舒譯



文学小丛书

一 周 間

〔苏联〕里别进斯基著

戴 望 舒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一 周 間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69 字數73,000 开本787×940 $\frac{1}{32}$ 印張5 $\frac{9}{16}$ 插頁2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册

定价(3)0.43元

前 言

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里，反映国内战争和镇压白匪暴动的作品很多，除了大家熟悉的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等等杰出的作品以外，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也是苏联文学初期的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一周间》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十月革命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西伯利亚某一小县城就要开始春播，需要由外地运来种籽，但首先要解决运输工具的燃料问题。县城的党组织决定调动保卫城市的红军和动员本市居民去城外采伐木柴。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富农便乘机暴动，暂时占领了城市，杀害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城里几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但共产党员和红军迅速扑灭了这次反革命暴动，恢复了苏维埃政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在这本书里，作者給我們塑造了几个光輝的共产党员形象——罗培意科、克里明、斯达尔馬霍夫、戈尔尼赫、西姆柯娃等，他們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共同的，他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誠和热爱是一致的。他們心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高度的阶级友爱，而对阶级敌人却怀着无比的仇恨。这是一群英雄人物，他們为了建設美好的社会，献出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无产阶级的敌人是残暴的。他們一进城，馬上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但是反动势力都是腐朽的、垂死的，无产阶级却代表着不可遏止的新生力量，无产阶级的事业也是光芒万丈的。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一周間》里貫穿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反革命分子的暴动，不过是垂死的掙扎而已。

《一周間》的篇幅不大，但是它集中地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初期的时代面貌，使人深深体会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設初期所经历的英勇而艰巨的斗争道路。

里别进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一九二〇年加

入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最老一代的作家之一，也是苏联文学开创者之一。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在红军里作过政治工作，其后作过施工、报社编辑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工厂的政治工作人员。作者曾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劳动红旗勋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病逝。

二十年代初，里别进斯基就开始了文学工作。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写了不少作品：中篇小说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委员》、《近卫军人》、《克里木之行》等，特写有《彼佳·戈尔久申科》，长篇小说有《符拉索夫队长》和三部曲《山与人》、《遥远的火光》、《苏维埃的早晨》等。

本书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这个译本是戴望舒三十余年前从法文转译的。原著在这期间曾作过多次修改，因此我们请潘庆高、陈蔚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俄文本校订了一遍，但在文字方面尽量保存了原译本的风格。

《我是怎样写〈一周间〉的》一文，原载苏联《青年近卫军》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书的写作过程，所以将它附在书末供读者参阅。

紀念我所愛的朋友，
忠實的同志瑪麗安娜。

我該用什麼樣的語來敘述我們，我們的生活
和我們的鬥爭呵！

第一章

在珠母色的曙光中，靜止而潮濕的雲層間，這討人喜歡的天空變成蔚藍色了。春已煦和了三日，溪流也沖毀了積雪，並將它們載往城外，奔向大河；街道也變成嘈雜而泥濘的了。可是到第四天，春又昏沉下去；她把頭垂在膝上，坐在一塊遼遠的森林中的空草地上，睡着了。只是有一次，將近中午的時候，太陽才向大地微笑了一會兒，便又隱到那不動的雲彩後面去了。可是春天的快樂並沒有

消失。她躲在万象的后面，正如太阳躲在那些象
潤湿的灰色石块似地悬挂在大地上空，历几小时
不变的灰色、蓝色和雪青色的云彩后面一样。

假如你經過郊外的篱笆和小屋，在粘膩的泥
濘中踉蹌地走过，登上那躺着一块飽經风吹雨打
的孤独的岩石、被太阳洗去了积雪的山丘上，然后
回头一看，你便可以看見：在你下面，靠着山麓有
一个小城；它的一排排的灰色木屋子，广濶地一直
鋪到了河边。看不見一个人影：好象大家都睡着
了。狗在吠叫，雄鸡高啼，它們的嗓子在春天特別
响亮。大街小巷閃爍着残雪的光亮，两层楼的楼
房很少，可是教堂却很多。一所工厂的孤独的烟
突，把无尽的飘带似的黑烟吐向天空，而烟灰却远
远地落在城外的雪堆上。

在阴沉的寂靜中，那矮小的、尘灰色的钟楼里
的钟声，一声接一声地均匀地响了五下。沉寂
了两分钟，其他的钟楼便响起嘹亮的钟声来回答
它。这钟声久久地在空中迴蕩着，随后便远远地
消失在城外那些村落的潤湿的烟霧中了。

在这靜悄悄的時刻，当太阳象一粒惨白的斑

点，远远离开了天頂的时候，人們便都聚集到馬戏院大楼的大廣場上来。他們沿着低矮的篱笆，走过溶雪的小道，穿过那雪堆里露出去年的干枯的牛蒡的空地，他們越过积滿了春天的污泥的街道，走过窪陷的人行道。男人和女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人，都穿着灰色的軍大衣、黑色的和青色的破旧外套。他們匆匆忙忙地走着，每当碰到熟人，便互相微笑問好。那些微笑、眼色、举止、步态，一切都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在这些人之間，还是有着一種相似的东西，好象他們都是去迎接那光輝灿烂地照耀着他們大家的遙远的朝阳一样。

这个馬戏院，平时是整天沉寂的。許多灰色的大耗子，无声息地在暗黄色的演技場上奔跑。可是現在，进口处的两扇大門敞开着，門上还挂着从前的广告的残片，上面的零碎字句，使人回忆起那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現在馬戏院是格外明亮了，人們一股股地在馬戏院、在演技場四周一級一級地高上去的看台上移动，使这建筑物里充滿了极力抑制的脚步和談話的嘈杂声音。

在演技場中央的圓桌边，出現了两个人。四

面八方都有呼喊他們姓名的声音。随后，由于千百只举起来的手的要求，克里明同志便出現在演技場中央了。他穿着一件軍大衣；他的面貌的輪廓在馬戏院的朦朧光綫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大家在他那安靜而留神的目光下，沉寂下来了，于是克里明說：

“同志們，俄国共产党市委会現在宣布开会了。會議程序先是人民經濟委员会主席关于地方經濟情况的报告。沒有异議嗎？現在，請齐曼同志发言。”

馬戏院中漸漸靜下来了。会場上的无数的眼光，現在都集中在那个也站在演技場中央、用一只顫动的手紧捏着几张紙片的另一个人身上。

齐曼用不高的、听不清的声音做着报告。說到数目字、說到粮食的普特^①数、木材的沙繩^②数、火車头和大量金額的数目、日数和周数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提得高些。可是大家都貪婪地听着，大家都明白：这个报告是关于經濟、燃料、食物

① 一普特合16.38公斤。

② 俄丈名，一沙繩合2.134公尺。

的。因此提問題的白紙條，雪片似地向主席台的桌上飞来。

齐曼說，本城和主要鐵路干綫离得很远；它是用一条五百俄里^①长的支綫和俄罗斯其他各地相連的。本区内几乎沒有树林；煤又很少，而交通又几乎停頓了。今年收成很坏，如果在播种期前还不把种子运来，那么全城和全区便要鬧飢荒了。

为了把种子运来，就必须有燃料。在离此地二百多俄里的鉄路綫上，在下叶朗斯克县的山区里，燃料是准备好了。可是要在一周間把它运来，是办不到的事。这种情况便威胁着播种工作。因此报告人号召大家坚忍，然而他的話語是无力的。

工人们和紅軍战士們都激动地往演技場中央走去。他們虽然被人們的异乎寻常的注意弄得非常拘束，可是仍旧說着他們那些笨拙的話語，責备着齐曼。大家都同意：应当坚持到底，不能动摇。但拱手靜坐并不意味着坚忍，因而他們在寻找出路。虽然每一个发言人都在談論同一桩事情，可

① 一俄里合1.06公里。

是却都反駁前一个发言人。

齐曼不再記錄那些不同的意見了；他气忿得脑袋直顫动；而最使他恼怒的还是那些已經看到了出路的人。齐曼沒有看見那条出路，却在忿怒地喃喃罵着：“簡直是煽动，是廢話！”发言人都沒有很好地向會議說出补救的办法，却說些无关痛痒的話。說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鋸子和斧头……”。會場上的人們已經激动起来，席位上的叫喊声和主席的搖鈴声响成了一片。可是这时，突然走出了一个人——他弯着背，从方形的大脑袋上摘下青色的旧帽子，露出了那横着一条皺紋的高額角。

“現在請罗培意科同志发言，”主席說。

开会的人們为了要听到他的低声的話語，便极力靜下来。

本来罗培意科是不能发言的：他害着喉結核症。他早就明白：齐曼是孤立无援的，并且沒有看見許多人看到而說不出来的那个出路。于是他抱怨着：为什么把这种报告拿到大会上来做呢？但他仍旧等待着有人把这条出路指出来，并使罗培意

科摆脱这些不必要的痛苦。要知道罗培意科是不能发言的，每一个声音撕裂着他的患病的喉咙；然而只要說上几句话，大家就会眉开眼笑了……

他用低低的声音开始說話，唯恐引起他咽喉中的疼痛……人們拚命伸长頸項——什么也听不見。于是罗培意科下了一个决心：声音仿佛一跃而起——所有的人便听清了他的每一句话，面孔上也浮上了感謝之情。然而每一句话都象一片锋利的碎玻璃冲到他的喉头，撕裂着它……

他說齐曼向會議所說的話是事实，不应该因此而責备他。制造这个事实的并不是齐曼。他說出了这种危险，我們还应该感謝他呢。不过大家不必灰心，应该观察自己的处境，那么出路就可以找到了。平心靜气地观察吧。我們的力量是在冷靜地研究和果断地行动中的。

出路是有一条的，許多人看見了它，但說不出来。整个問題是在于燃料——这是清清楚楚的。給火車头一些燃料，便立刻可以把下叶朗斯克的木柴送来了。有了木柴，便可以在一周間把播种所必需的种子运来。燃料是一切的基础，必須得

到几百方木柴……到哪里去弄呢？

事情很明白。在城里有許多园子。不用說，砍伐花园里的树是可惜的，但我們仍可以把这笔損失算在協約国的賬上……然而这些园子还是不够用，但在城外十二俄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附近有一座树林，这就是木柴，是用不完的木柴。一周的时间，便可以把燃料从下叶朗斯克运来，那我們就可以开始运种子了。但是动作應該迅速而有决心，拿起斧头鋸子，站在所有劳动者的前面。强迫那些懶汉和資產階級，动員紅軍。只是不要延宕时日；两周內把种子运来，一个月后田里就可以播好种了……将来到一定的时候，新的森林、新的花园又会矗立起来的。……

他的演說被一陣断断續續的干咳所打断了。罗培意科咳了一会；人們紧张地沉默着，只听见一个接着一个叹息……

这个在多云的天空下的小城，仿佛沉浸在深沉的午睡中。在每家人家的窗台上，天竺葵开放了，它的枝叶間有着好象是青色和玫瑰色的蒼蠅

似的花朵。哦，这些简陋的木屋子有多少呵，——一条街接着一条街——，每一幢屋子又是多么窄狭和窒息呵！在前面的角隅里，圣象发着暗色，而在铺着抽花桌布的小桌子上，摆着几册天鹅绒封面的画册。厨房里骯脏不堪，墙上跑着蟑螂，而窗玻璃上还有苍蝇在没精打采地嗡嗡叫着。

住在这些窄狭的屋子里的人们的生活，也好象是绵绵细雨单调地敲着窗户，隔着撒满雨点的玻璃窗，看得见灰色的篱笆和在泥濘中行走的棕黄色的小牛的那种九月里的灰暗的天气。每天大清早，屋子的女主人挤过牛奶，便提着篮子上市场，饭后就在厨房里洗刷油腻的食具。

男人们都去上班，或是作买卖去，或是各自在暗黑的小屋子里单独地作手艺活。

老太婆们每逢星期日，便把头发紧紧地塞在头巾下面，穿上淡紫色的、黑色的和青色的衣裳，慢慢地走到教堂去。

这时，当号召大家作斋戒晚祷的钟声，凄切地在城市上空飞翔的时候，拉斐尔·安东诺维奇·赛纳多尔便出来散步了。

他住在一所两层楼的石屋子里，下面一层是药房。

药房是充公了……那块吸引人的黑地金字招牌：“圣诞药房——拉·安·赛纳多尔”给取下来了，换上了一块红木板，上面有这几个大黑字：“卫生局第一公用药房”。

拉斐尔·安东诺维奇站在沙丘上，他把敌意和仇恨默默地送往那正在进行着不可解的、他所敌视的生活的马戏院。他个子很矮，身材微胖，穿一件灰外套，戴一顶前后都有帽檐的旧礼帽（这种帽子一般叫做“你好，再见”）；他久久地站在小丘上。那一对凶恶的深棕色的小眼睛，在帽子下面闪着亮，当他转过身子，缓慢地往家里走去时，就可以从他后边的帽檐下面，看到一块肥胖的红颈根，上面有许多短短的花白头发。他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喘着气劈柴，把泔水拿给母牛吃，当妻子正在挤牛奶时，他就静静地观察着白色的乳泉怎样从手指缝射出来，成为白色泡沫……而挤乳的有规则的响声，栅子后面平静的猪叫声，半明半暗的舒服的牲口房的香气——这一切都使他得着安